

遇见陈俊贵

汉滨 陈均威

盛夏时节,前往新疆伊犁河谷,雪山、云杉、河谷、草原,旷野中飘逸的清爽让心情美丽至极。

清晨,从那拉提出发,一口气行至南天山之大龙池。从大龙池调头往北,在巴音布鲁克牧民家的毡房住了一晚。次日沿独库公路继续往北,翻越中天山,行至谷底便是乔尔玛。

乔尔玛烈士陵园,是个值得所有过往独库公路的人驻足敬仰的地方。进入烈士纪念馆参观,大厅右侧是浓缩的天山公路立体沙盘,沙盘东西两侧悬挂着一幅幅黑白图片,还有当年筑路时所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老物件,馆内布置再现了40多年前筑路的场景。绕馆一周,当年那战天斗地的场景,牺牲的168位解放军战士的事迹,一幕一幕,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走出纪念馆时,云雾笼罩在天山山腰,伴着蒙蒙细雨,我的脚步也沉重了许多。纪念馆门外刮着大风,发出一阵阵呼啸声,像是我的灵魂在颤抖。

我和妻站在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前,仰望着纪念碑顶端巨大的红色五角星,知道这是专门为纪念军人烈士修建的。红五星下竖排着“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”十八个鲜红大字,纪念碑的背后就是168位烈士墓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筑路烈士献了花,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

瞻仰过烈士坟外走,纪念馆大门口一位身着老式绿军装,头戴老式军帽,约六十多岁的老年人,操着一口东北话,正在给观众讲述当年的筑路故事。走近一看,貌似在哪儿见过,却又实在记不起来了。经介绍,原来他就是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、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陈俊贵。

同大家一道听完故事,我凑近陈俊贵说咱们是老家,都姓陈,陈俊贵很亲和,感觉一见如故,他和我单独聊了一阵子,讲的是当年当兵筑路的艰苦历程,让我对他多了一些了解,对天山路多了几分崇敬。

我买了一本《守望天山》,并邀请陈俊贵亲笔签了名。对他说:“这本书的作者党益民是陕西富平人,和我老乡,带回家再细细品读。”陈俊贵说:“你们从陕西来,路途遥远,来一趟不容易,一定要多看看新疆变化,多听听新疆故事。”我回答道:“这次新疆之行最激动的事情,就是碰到了你这位感动全中国的人物,让我最受启发的是行走独库路,瞻仰烈士纪念馆,倾听感恩故事。”我问他:“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了,你

也年纪大了,是不是该享享福了?”陈俊贵却说:“闲不住啊,除了按时按节为烈士扫墓之外,我还要在独库公路开放季节,为全国各地来乔尔玛的客人讲天山筑路故事,讲烈士故事,讲到哪天讲不动了就休息。”陈俊贵的朴实和执着让我深受感动,于是邀请道:“老大哥,机会难得,咱俩合影留念吧!”陈俊贵没有客气,合过影我们继续行程,前往唐布拉克。

从新疆回家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口气读完了《守望天山》这本书,并在书的环衬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“当你走过一条561公里且修筑了十年的公路,参观一座安放168位烈士的纪念馆,读完一篇名叫《守望天山》的长篇报告文学时,你的心灵和情感一定会随着这三个经历而震动起伏。今天,当我们驾车轻松体验‘一日游四季,十里不同天’的最美公路和沿途独特的自然风光时,四十多年前那段艰苦岁月里,隐藏在雪山深处守望灵魂高地的感恩故事,应该成为我们每个行走于此的人净化心灵的一面镜子”。

2009年春,军人作家党益民采访时发现,陈俊贵已经默默无闻地守了二十四年,在墓地边的地窝子住了九年,长期过着艰辛又清贫的生活,于是写下了《守望天山》这篇纪实文学。

其实,这是一部用五个馒头串起来的感恩故事。陈俊贵生长在东北农村,因吃不饱穿不暖而渴望入伍当兵,目标是为了能穿绿军装,能吃上馒头。

一次营地集合,陈俊贵将吃到一半的馒头扔进了脏水桶里,结果被检查人员发现了,班长郑林书不仅挨了训斥,还让他把扔馒头的人查出来。班长替他承担了过错,从脏水桶里捞出那个馒头吃了下去。吃完后说:“我们部队苦,老百姓比我们还苦。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从农村来的,可不能这样糟蹋粮食!”班长的宽厚包容,让陈俊贵无地自容,羞愧难当。

一个磨破皮的馒头救了陈俊贵的命。1980年4月初,在执行任务中遭遇大雪封山,四位战士在冰天雪地里爬了三天三夜,已经弹尽粮绝,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刻,班长郑林书下令,让陈俊贵将一个馒头吃下去。在大家命悬一线的危险关头,班长把唯一的馒头留给他吃,等于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,这个救命馒头后来也成了陈俊贵心里永远的悔恨,这个馒头改变了陈俊贵的人生轨迹。为了滴水之恩,他甘愿背井离乡,回到天山为筑路殉职的烈士守墓,守着一生清贫。

陈俊贵用馒头的故事教育了子女。十多年后,他十三岁

的女儿陈晓梅吃饭的时候,发现手里的馒头上像是发霉,于是就把手里的馒头皮剥了,随手扔在了地上。陈俊贵见了非常生气,让女儿捡起来吃了。女儿没有捡,还用脚把馒头皮踢开了。陈俊贵怒道,你咋这么不珍惜粮食?还给了女儿一巴掌,然后自己把馒头皮捡起来吃了,这也是女儿唯一一次挨父亲的打。父亲给女儿讲了救命馒头的故事,女儿感动得落下了泪,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糟蹋粮食了。

母亲手拿馒头的情景成为子继父业的动力。大儿子陈晓洪上高中时抱怨父亲不称职,天天守着死人有啥意思?也因此挨了父亲的耳光,直到后来自己当了军才理解了父亲。一次从部队探亲,进门后只看见家还是以前那个样子,破破烂烂的,房子还出现了裂缝。母亲坐在门槛上,手里拿着一个馒头,就着咸菜,正吃着。几年不见,母亲的头发白了很多,苍老得连儿子都不敢认了。破家,馒头,咸菜,二十四年坚守,时光对这家人似乎是停滞不前的。这让陈晓洪坚定重返天山,建设和守护独库公路,接替父亲,守护这些长眠在天山上的烈士。

感恩故事远不止五个馒头,还有更多感人的情节。妻子孙丽琴的传统美德,随丈夫陈俊贵一同去报恩。九年的地窝子生活,他们穿着破棉衣,为了生存,为了给孩子凑学费,她到处捡羊骨头卖钱。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,可能难以置信。而陈俊贵一家的真实经历就是这样,他们在天山深处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里坚守了二十四春夏秋冬。

如今,陈俊贵已经65岁了,在天山深处坚守了三十八年,三个儿女也都长大成人。他们一家人各方面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,守护烈士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
今天,我们驱车行驶在平坦的独库公路上,领略着沿途绚丽而又奇特的自然风光,感受着边疆游的惬意和快乐。可是你曾想到,这曾是一代代筑路老兵用青春、热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?

过往于乔尔玛的人们,纷纷在此下车驻留,向筑路英雄敬礼致敬,这也许是对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们最朴实的告慰。在喧嚣浮躁的现实社会中,陈俊贵清苦中的默默坚守,犹如在雪山脚下燃起一盏照亮心灵的明灯,灯盏上不熄的火焰就是知恩图报的人间大爱。我愿这份大爱、这份坚定执着的精神,照亮人们的心底深处。

年轻的园丁
结束白天的劳作
披着夜色离去
没有人知道
泥土里的种子
是否被篱笆刺痛
因为它已经开花啦

晚班

穿过最后一帘落叶
秋,就要舞尽了
随着光秃秃地扎进路面
汽笛声传来,把夜色推向深渊
探着寒冷的硬度
围墙拦住来往的贫穷
围堵发动和熄火
火车像拴上欲望的裤腰带
穿过田野、村庄、隧道、一片桃树林
搬不走的河床追赶着山坡上的亡魂
日夜呜咽
我坐在车厢,感到自己如此沉默
就像车轮碾压过的铁轨

种子的秘密(外一首)

汉滨 刘婵



初遇龙潭

宁陕 程思薇

第一次听到龙潭瀑布要爬将近两个小时,又有同事被蚂蟥攻击时,我心里对它就埋下了恐惧的种子。恰好记者节到来,单位组织一起去爬山,将地点选择到了这里。

车缓缓行驶在五彩斑斓的山间,不一会儿,到了天华山龙潭瀑布的入口,龙潭瀑布位于宁陕县四亩地镇太山坝村柴家关萝卜峪口内上行18公里的大青沟。只是听他们讲龙潭瀑布波澜壮阔、飞泻而下,景色令人沉醉,但当时的我对那里并无好感。

除我之外的一行人兴致满满背上行囊从山脚出发。和他们相比,我的脚步是如此沉重,还没走几步就沾上泥土的鞋子,穿过高架桥头顶飞驰而过的高铁给人一种压迫感,不由得在心中对这次龙潭之旅感到烦闷。泥泞小路、寒风刺骨、凋零落叶显得毫无生机。

不一会儿,应该是走了一里路。疲惫、困乏,让本就不感兴趣的我更想打退堂鼓,不如就在这里等着大家。刚想到这里时,前方传来朋友的呼唤,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,沿着溪流边的山路缓缓前行,透过树木看过去,映入眼帘的是一汪汪秋水,大家驻足停留,纷纷拿起手机开始记录。在初冬暖阳下,时不时有一群虫鸟在山水间嬉戏觅食。那一抹抹绿深深地藏进了我心里,一时间,兴致变得高涨了起来,好想往前走走,再看看有什么特别。

山路两旁,缓缓飘落的叶子形状各异,有的完整,有的破损,有的泛黄,有的别致。风沙沙作响,吹着它们舞动在山谷,好似对许久都未能碰到的人们表示欢迎,前面的路被这些叶子铺得满满当当,太阳从缝隙中照耀进来,形成了一束光影,显得格外浪漫。

长在木上、石上的野生菌类,不知道名字的山果果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,摘一颗尝尝,有些许酸涩。每走一段都有一些挂着“名牌”的树,在向人们介绍着它们。中华常春藤、山毛榉、五角枫等,有一些我从未曾了解过,只是走过它们身边的片刻,也许会留下一身“带着刺的行头”。于是对它充满好奇,抬头一望,想看看有什么特点,但什么也看不出来,于是偷偷记下了它最茂盛的季节,打算再来看看。我想,它们现在一定是也想着在这个冬季好好休养生息,期待着春天的到来。

当看到横着躺在了山路上的大树时,路程已经过半,可是瀑布依然遥不可及,但我的心境有了变化,它没有挡住我们的去路,还为我们留了一个小口,钻过去的样子虽然略显狼狈,但是不走寻常路感觉还有点意思。抬眼一看,它的根部断裂了,还有几棵小树躺在它的旁边。我不知道它们经历了什么?大风、暴雨还是野兽呢?再凑近一看,这些断裂的树身上被一抹绿布满,就像石壁上的青苔,石缝中的小草堆,我想它们是以另一种方式重生了。我轻轻地走着,生怕打扰这片神秘森林的静谧和优雅。

整个山谷,怪石嶙峋,奇岩累累,愈登高愈觉得静谷空阔,幽壑深邃。接近终点,我急于观瀑,不敢过多停留。最有趣的地方来了,走的这条路已经到了尽头,要从小溪的这边走到那边,在我们为蹬水过河苦恼时,看见前方有一个树木搭成的独木桥,虽然不太高,但如果稍不留神,就会摔在小溪里。一步一步慢慢前行,还有点挑战性,在这个还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中,在空旷与寂寥中,会有一声声尖叫给这个山谷添点颜色。

山路越发崎岖,水雾愈来愈大,石头愈来愈滑,水声愈来愈响。我知道,马上要看到这龙潭瀑布了。心中顿时愉悦,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,想一睹它的风采。

峰回路转,神往已久的瀑布,从天幕飞泻而下,简直就是神来之水,瀑布如帘、喷珠吐玉、琼花迸溅。不管是在绿树成荫的山间还是满目苍黄的山间,它都是独特的,像奔腾而来的万匹野马破云而来,又像神话中的仙女披着银纱。一会儿透过阳光显得豁达,一会儿乌云笼罩显得沉重。顿时,疲惫感瞬间消散,令人俗念全无,心境也空明了起来。

相传,有一条蛇看到这里环境优美,选择在此修炼,最后得道化为青龙,保佑着天华山周围几百里风调雨顺,那白练似的瀑布,就是小青龙优美的身姿。走近它,水雾轻轻地抚过发丝、脸颊再到全身,好像是对我们的洗礼,用手轻轻触碰飞溅的水花,都是对我们的赏赐。相比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我更喜欢“万丈红泉落,迢迢半紫氛。”这是龙潭瀑布的第一道瀑布,还有第二道、第三道,天华山龙潭瀑布自上潭飞泻而下,直下中潭,再落下潭,正所谓“三潭三瀑一线天。”越往上的路越难走,遗憾只能一睹第一道瀑布的风采,但不足此行。

返程时,已是暮色渐浓。但走这一程,我也理解了他们口中的龙潭瀑布。初遇龙潭,就被它所吸引,一路走来藏在山间的生灵,都在指引着我向它走去。在这里,每个生命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存在着,它们的回应让我感知自己的存在,让我感受到关怀与抚慰。



汉江随笔

石碾

贺绪林

石碾安置在我们村城门外楼旁,三个碌碡竖起来栽成三角形,放上碾盘,再安上石碾子,就这么简单。石碾是村里的公共财产。我们村没有像邻村那样盖碾房。可能大家觉得碾子是石头做的,不怕风吹日晒。

儿时,每天放学回来,我们一伙娃娃在碾盘上扇风,那个响声听着像摔炮,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:倍儿爽!雨后天晴的日子,我们在碾盘上玩泥巴,弄得跟泥猴似的,玩够了就趴在碾盘上写作业,那时我们村小是以木板当桌子,木板被刀子刻得坑坑洼洼的,碾盘又光又平,比学校的“桌子”好得多。

记得有年冬天,天出奇的冷。一天傍晚,六爷推碾子轧盐,我们几个愣小子捣他的乱。平日里六爷最爱和我们耍笑,弹我们的脑袋瓜,他手劲大,一个蹦子弹下去脑袋就起了疙瘩。我们也最爱捣他的蛋,他轧盐我们就抓他的盐,他拿笤帚撵我们,我们撒腿就跑。他不撵了,我们又回来捣乱。又一次回来,我们看见六爷用石头碾碾盘,很是奇怪,问他碾啥哩,他说轧完了盐又轧白糖,他碾白糖哩。我们一伙当真了,都趴在碾盘上碾,谁知腊月的碾盘冰冷如同吸铁石,一下子就把舌头吸住了。我们傻了眼,哭都没法哭。六爷坏笑道:“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。快哈气!”我们赶紧哈气,这才拔下了舌头。

碾子那个年代农家必备的生活工具,村村寨寨都有。碾米轧豆子、碾盐辣子……甚至轧旱烟,都离不开它。我家有个压门关,这家具原本是防土匪用的——加在大门上的木杠,两米长短,粗如小碗口,榆木材质,十分的结实。家家户户都来借,做碾棍。拉碾子原本是用牲口,可队里的活路忙,腾不出牲口,再者,一家一户碾粮食轧盐不很多,干脆就推。那时推碾子是我们村的一景。明代状元康海曾写过一首词《秋望农家》:

闲散步,过村庄,见一妇人碾黄粟;
玉笋杆头稳,金莲足下忙;
汗流粉面花含露,尘落蛾眉柳带霜;
轻着扫,慢筛扬,站立一旁整容妆。

这首词把一位农妇推碾碾米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,栩栩如生。果然好文采,真不愧为状元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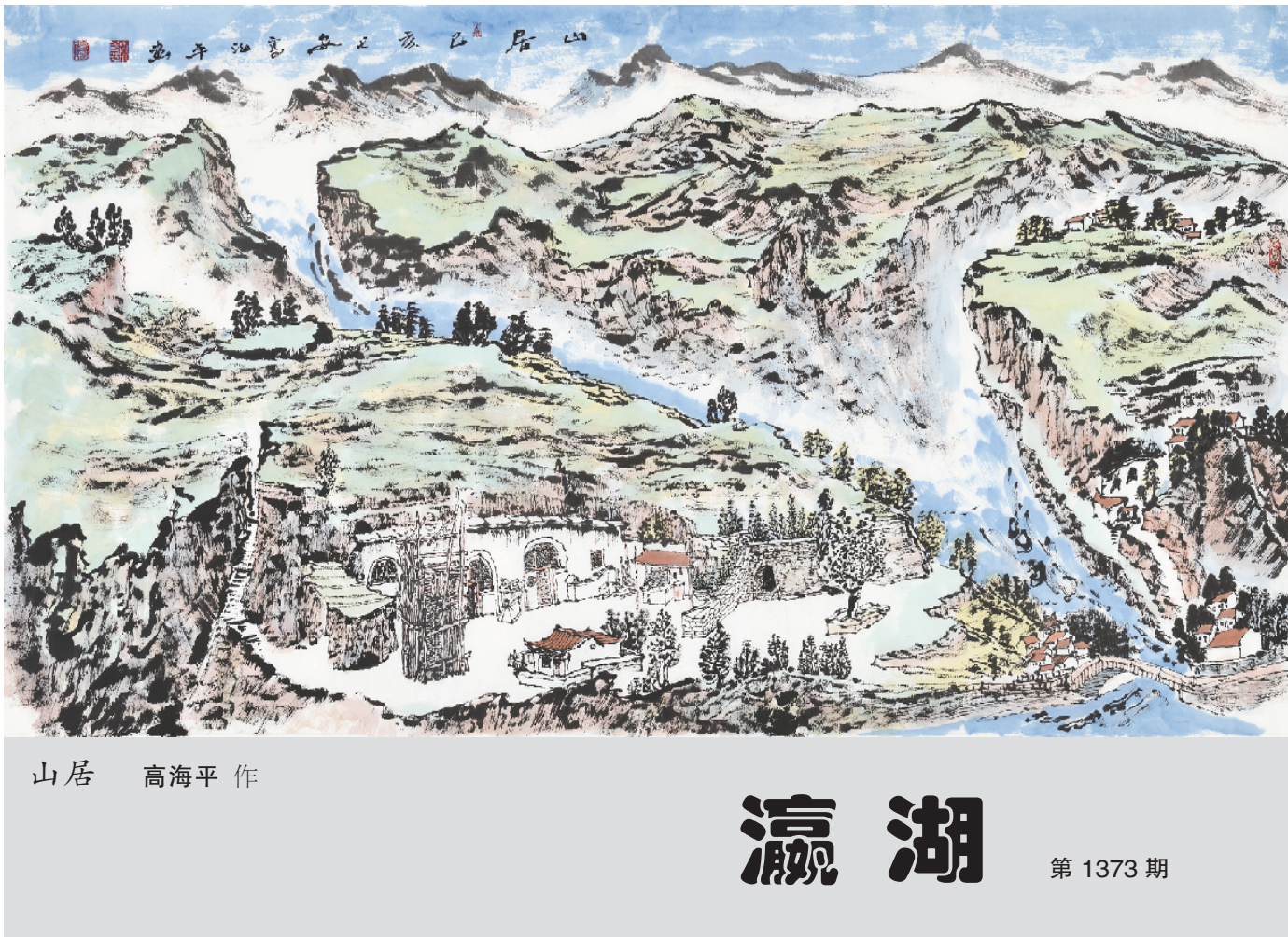
碾子一年四季都在忙,最忙还是秋月。那年月,粮食很是短缺,夏粮接不上秋粮,玉米刚收,剥的玉米粒来不及晒干,大家伙就想果腹。湿玉米粒上不了磨,便用碾子轧。队里的牲口要耕田,只好推碾子。每天一大早碾子跟前就摆起了长蛇阵,家家推碾子的都是女人娃娃(男人要出工),热闹得跟赶集一样。

如果谁家碾完了盐又轧辣子轧调料,这就乐坏了我们一伙愣小子,从家里拿来馍馍,掰成两半推碾子轧,轧过的馍馍比现在的香辣饼巴味道还要好。

碾子闲着的时候,女人们便坐在碾盘上边做针线活边拉家常,说到高兴处会甩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大多数时候是男人们端着饭碗开“老碗会”,闹得天昏地暗,甚至忘了吃饭。月明星稀的夏夜,会有三五个老汉或坐或躺在碾盘上,边吃早烟边说古经,我们一伙娃娃围在他们身旁,双手支着下巴支棱着耳朵聆听……

俱往矣,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记忆。

几年前村里的一部分土地卖了,一部分土地流转了,现在吃粮食都靠买。时代变了,石碾被冷落了,寂寞得如同垂死的老人。前些时日,村子搞规划,安置石碾的地方被规划为宅基地。一户人家在那块地奠基,石碾被埋在地下做了地基,村里的一道风景线永远地消失了。



山居 高海平作

瀛湖

第 1373 期

宁陕散记

市直 侯云芳

宁陕的山

十年前的冬天,开车路过宁陕,忘了在哪一处,白雪茫茫,目之所及皆银装素裹,如同童话世界,安静得只听到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音,想立刻找人打雪仗、堆雪球。

今年夏天酷暑难耐,两次去悠然山,走走海菜林,看看湿地红柳,呼吸负离子,和山间溪流对话。晚上月光照着荷塘,微风裹着花香,碧水池里蛙声一片,心也无比清凉。

这次去宁陕是秋天,山披上了一件彩色外衣:黄色的银杏叶、火红的枫叶、深绿色的落地松,这些可爱的家伙们站姿笔直。

宁陕的天特别蓝,那种蓝纯净、轻快,天上的云一团团,和地上的野棉花一样洁白、柔软。一路上美景让人目不暇接,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,多长几双手拍照。

宁陕归来,无论再看哪里的秋,就容易让人失望,总觉得色彩不够饱满,层次不够丰富,山的曲线不够优美,或者人太多了,不够安静。

宁陕大部分土地都在秦岭腹地的高山,随处可见的野生森林,参天古树,野草丛生,真是鸟的乐园,虫的天堂。到山里,呼吸着新鲜空气,闻着草木的清香,心愈发宁静、恬淡。

宁陕的水

在宁陕,寻常可见的鸟鸣声、树叶落地的声音、脚踩在枯枝上的声音,很少听到人声、车声,可能被广袤的空间和繁盛的树木削弱、稀释了。在宁陕,最大的声音就是流水的声音了。

沿途路过的那些石头缝里流出的山泉水,高挂成一条线,无

比骄傲地告诉路人“我刚从山上下来,我多么鲜活、纯净”。那时我就想,待到明年春天,我一定要约三五好友来这里喝茶,因为这活泉水泡出的茶最香。

城隍庙两边是河,交汇于一处,水中有石,水很清澈,遇见巨石,水奔涌而下,化为瀑布;水轻轻抚过小石头,欢快地向前流淌。我们忍不住跑到河里,站在水中,捡石头、打水漂,让水划过指尖,从指缝溜走。快乐的赞叹声和尖叫,也被流水的哗哗声掩盖。在水中不舍离开,待到抬头,同行的人已走远。

寻找子午道遗迹时,大家小心翼翼地穿过一段崎岖不平的灌木丛,不顾藤蔓缠身,无惧怪石嶙峋。这水汹涌澎湃,气势磅礴,落在连绵的巨石上,声声巨响,让我想起苏东坡的“卷起千堆雪”。而鱼湾的水,更是热热闹闹,似乎要给这宁静的山村一些大的响动。

宁陕的宁

拜访朱鹤时,听说这种吉祥鸟很胆小,喜欢安静,害怕吵闹,我们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,连走路都脚步轻轻。虽然非常喜欢朱鹤,担心人多打扰到吉祥鸟,我们还是赶紧离开了。看来宁陕的有些宁静,确实是不能被打扰的。

宁陕县城很小,步行走完还不到一万步,宾馆临街一面的房间也不用担心被吵到,晚上九点时,街上已没多少人;早上七点起床,依旧没多少人。也听不到车飞驰而过的声音,一觉就睡到了天亮。

在秦岭书声,坐在窗前,树叶挂在窗户外,微风吹过,树叶摇晃的声音、翻书的声音,偶尔听到的鸟鸣声。岁月在墙上剥落,仿佛回到从前,手捧一本书,田野里传来泥土的芬芳,风吹来河水的泥腥味。

在安静的时光里,不知不觉,一本书翻完了,天色渐暗,我和静华走出书屋,才发现伙伴们坐上了小火车,他们给我们招手,每个人都笑得像个孩童。